



当代世界学术名著·管理学系列

Social Networks and Organizations

社会网络与组织

马汀·奇达夫 (Martin Kilduff) /著
蔡文彬 (Wenpin Tsai)
王凤彬 朱超威 等 译
王凤彬 审校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当代世界学术名著·管理学系列

Social Networks and Organizations

社会网络与组织

马汀·奇达夫 (Martin Kilduff) /著
蔡文彬 (Wenpin Tsai)
王凤彬 朱超威 等 译
王凤彬 审校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社会网络与组织/奇达夫，蔡文彬著；王凤彬，朱超威等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当代世界学术名著·管理学系列)

ISBN 978-7-300-07536-3

I. 社…

II. ①奇… ②蔡… ③王… ④朱…

III. 管理学-研究

IV. C9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53485 号

当代世界学术名著·管理学系列

社会网络与组织

马汀·奇达夫 蔡文彬 著

王凤彬 朱超威 等 译

王凤彬 审校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 - 62511242 (总编室)	010 - 62511398 (质管部)	
	010 - 82501766 (邮购部)	010 - 62514148 (门市部)	
	010 - 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 - 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三河市新世纪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155 mm×235 mm	16 开本	版 次 2007 年 1 月第 1 版
印 张	13.75	插页 2	印 次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213 000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当代世界学术名著” 出版说明

中华民族历来有海纳百川的宽阔胸怀，她在创造灿烂文明的同时，不断吸纳整个人类文明的精华，滋养、壮大和发展自己。当前，全球化使得人类文明之间的相互交流和影响进一步加强，互动效应更为明显。以世界眼光和开放的视野，引介世界各国的优秀哲学社会科学的前沿成果，服务于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于我国的科教兴国战略，是新中国出版业的优良传统，也是中国当代出版工作者的重要使命。

我社历来注重对国外哲学社会科学成果的译介工作，所出版的“经济科学译丛”、“工商管理经典译丛”等系列译丛受到社会广泛欢迎。这些译丛多侧重于西方经典性教材，本套丛书则旨在遴选国外当代学术名著。所谓“当代”，我们一般指近几十年发表的著作；所谓“名著”，是指这些著作在该领域产生巨大影响并被各类文献反复引用，是研究者必读的著作。这套丛书拟按学科划分为若干个子系列，经过不断的筛选和积累，将成为当代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成为读书人的精神殿堂。

由于所选著作距今时日较短，未经历史的充分洗炼，加之判断标准的见仁见智，以及我们选择眼光的局限，这项工作肯定难以尽如人意。我们期待着海内外学界积极参与，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深信，经过学界同仁和出版者的共同努力，这套丛书必将日臻完善。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年6月



中文版序

2003年，本书英文版在英国首次出版发行。我们写作此书的目的，一是为了对网络方法进行通俗易懂的介绍，二是参与到有关网络研究新方向及争论点的理论探讨中。我们希望此书能够同时适合于这一研究领域的新加入者和资深研究人员。英文版的读者告诉我们，这些目标已经成功达成了。此书已经在世界范围的高校里被博士生研讨班和其他高级课程班采用。我们收到了许多正面的反馈意见和评论。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意识到把本书翻译成中文是很有意义的，可以使更多的中国读者读到它。考虑到书中有许多专业术语需要谨慎斟酌才能精准地反映原

意，因此，翻译不是一项容易完成的任务。我们很高兴看到 Sage 出版公司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与我们的译者王凤彬教授等一道仔细安排了各方面的细节问题，使本书中文版得以面世。我们希望读者会喜欢本书中文版，并继续向我们反馈你们的评论和建议。

马汀 蔡文彬



致 谢

我们感谢以下各位对本书前几稿所做的有益的评价。他们是：Dan Brass、Denny Gioia、Don Hambrick、Mihaela Keleman、Michael Launsbury、Ajay Mehra、Hong-seok Oh。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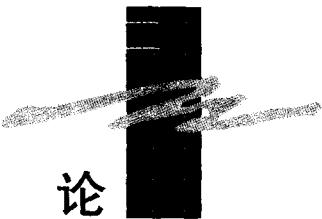
目 录

第1章 导论	1
对组织社会网络研究范围的探讨	5
本书各章的内容安排	10
小结	13
推荐阅读材料	13
第2章 社会网络研究概述	15
社会网络方法的特征	21
社会网络研究中的主要概念	29
小结	37
推荐阅读材料	38
第3章 社会网络理论是否存在？对其理论根基的 一个批判性考察	40
什么是理论	41



社会网络领域现有理论的发展	43
引入的理论：从其他学科借鉴而来	44
土生土长的网络理论	61
推广到组织理论中的网络思想：趋向批判性的合成	70
小结	73
推荐阅读材料	73
第4章 追寻失落的问题：消除社会网络中结构主义与个体主义方法论之间的隔阂	75
结构分析与个体行动者差异	77
认知网络理论	80
个性与社会结构的新兴理论	90
小结	96
推荐阅读材料	97
第5章 网络演变的轨迹：目标引导还是偶得	99
目标引导与偶得	101
隐含的假设	104
网络随时间演变与成长的轨迹	106
结构动力	108
网络演变轨迹对个体行动者的意义	117
自我中心网络	119
网络的变迁与转型	121
网络化过程分类的意义	125
小结	126
推荐阅读材料	126
第6章 组织的后结构主义网络学派	128
超越结构主义：组织网络研究可能的扩展	
方向	131
研究结论	144
小结	146
推荐阅读材料	147
第7章 结论	148

未来的研究方向	150
附录1 数据分析与解释入门	154
社会网络练习 1：导入一个数据矩阵并使用 矩阵代数法运算	155
社会网络练习 2：认知图谱	157
社会网络练习 3：测量结构洞	159
一个扩展的例子：如何分析工厂内部的 社会结构	160
附录2 用MRQAP 分析认知网络数据 ——一种方法论诠释	168
术语表	171
参考文献	178
译后记	204



第1章 导论

本章提要

- 对组织社会网络研究范围的探讨
- 本书各章的内容安排
- 小结
- 推荐阅读材料

1775年4月17日的夜晚^{*}，有两个人沿着两条不同的路线，从波士顿郊区驱车直往列克星敦。在这一即将受到英国军队攻击的地区，他们一路上传发着紧急威胁的情报。这两位夜间驱车者

* 即美国独立战争前夕。——译者注

就是保罗·里维尔（Paul Revere）和威廉·道斯（William Dawes）。他们传播的消息非同小可：明日，英国军队就会开到列克星敦逮捕殖民地领袖；英国军队还将进入康科德，缴获殖民军的枪支和弹药。里维尔和道斯都尽其所能，沿着所经的路线，将这一消息传播到尽可能多的城镇。里维尔的消息就像野火一样传遍了包括查尔斯敦和梅德福市在内的各个社区。道斯的消息没能像野火那样蔓延开，结果，在沃尔瑟姆这样的城镇，就连当地民兵组织的领导人也没能对英国军队的行动有所警觉。为什么在同一消息的接收中会存在如此的差别？有证据表明，保罗·里维尔的成功是因为他有一个广泛联结的战略性关系网络，而威廉·道斯则无此等效用的联系网。保罗·里维尔“认识许多人……他每来到一个城镇，都确切地知道应该敲哪家的门，当地民兵组织的领导人是谁，谁是该镇的首要人物”（Gladwell, 2000: 23）。不仅是保罗·里维尔本人在向全镇的人传播威胁即将来临的消息，这些城镇的领导人也都亲自派人驱车前往附近地区通告威胁警报。因此，保罗·里维尔的消息很快传遍了整个区域，而威廉·道斯的消息则没能传开。

这则故事给人们的启示是：我们所嵌入的关系网络对于所开展的活动的成败可能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事实证明，我们在自己周围所构建的网络的类型，会影响到我们的各个方面，包括健康状况、职业生涯的成功、个人的特定身份等。一项基于加利福尼亚州阿拉梅达县 6 928 名居民的为期 9 年的随机抽样调查显示，“缺乏社会联系及社区联系的人，与那些有着更广泛接触面的人相比，死亡率更高”（Berkman and Syme, 1979: 186）。这项研究已经排除了其他各种可能的死亡原因的影响，如吸烟、酗酒、肥胖症、体育活动及对保健服务的利用等。而对同一样本的持续 17 年的后续研究，在证实了以上结论的同时，还有了进一步的发现，即对那些超过 60 岁的老人来说，与亲朋好友广泛接触（区别于与其配偶的接触），对降低死亡率有着特别重要的影响（Seeman et al., 1987）。另一项研究也显示，保有一个广泛的联系网，会使患普通感冒的概率降低（Cohen et al., 1997）。通过各种各样的关系（如亲戚、邻居、朋友、同事以及同为某社会群体成员等）而与他人有广泛接触（面对面或通过电话）的人，往往比那些仅通过有限的几种关系模式而与他人接触的人有着更强的抗感染力。而与组织中不同群体的人保持网络联结，也已被证明与获得高绩效评分（Mehra et al., 2001）

以及更快的晋升 (Burt, 1992) 显著相关。拥有合适的联系，会帮助你得到一份工作 (Granovetter, 1974)，或者获得较高的工资 (Seidel et al., 2000)。

人们对社区社会活动的参与程度，不仅对有关的个体有重要影响，而且可能对集体也大有裨益，这是社会资本理论中的一个观点。根据这一观点，对任一社区而言，市民参与公民生活或者像体育俱乐部这样的志愿组织的程度越高，该社区的总体经济健康状况就越好（如 Putnam, 1993）。当然，从个体层次度量的社会资本是否真的对社区层次有作用 (Portes, 2000)，目前尚无定论。类似的争论也存在于组织层次。它同样也有待进一步的检验。这一争论性观点认为，组织中个体的良好公民行为有助于形成组织社会资本，而这会对企业绩效产生积极的影响 (Bolino et al., 2002)。

以上我们侧重于对网络联结和社会资本的正面效应的探讨。不过我们也知道，维系与他人的关系需要投入资源。而对于一些群体中的人来说，他们会发现自己难以负担这样的资源投入 (Riley & Eckenrode, 1986)。这样，关系问题就可能反过来影响到人们的福利 (Rook, 1984)。另外，处于像友谊这样的亲密关系之中的人，可能会辜负对方的信任而做出有害于对方的某种行为 (Granovetter, 1985)。目前有越来越多的研究已经把兴趣点放在了探讨社会互动的负面效应上 [如 Brass & Labianca (1999); Yager (2002)]。

社会关系不但影响人们的福利，也影响到个体的特定身份。亚当·斯密曾断言：“(跟我们一起生活) 的那些人的表情和行为……是我们能看到自己的唯一的镜子。我们正是以某种衡量标准，并透过其他人的眼睛，来审视自己的行为是否合适” [引自 Bryson (1945: 161)]。乔治·赫伯特·米德 (George Herbert Mead, 1934: 171) 在他的评论中将这一观点简明地概括为，个体只有在“能采取他人的立场看待自己并像他人对待他那样对待自己的时候”，才会成为他本人。

尽管社会接触对个体的生活和福利起明显的决定性作用，但在许多社会科学领域，有关社会影响问题的研究一直处于很冷清的状态。比如，在决策领域，无论是规范性模型，如期望效用理论 [如 Becker (1976)]，还是描述性模型，如预期理论 (Kahneman & Tversky, 1979)，都认为个体是在与其周围各种影响力明显隔绝的情况下作出决

策的。而社会网络分析领域的一项调查则指出：“在经济学家和心理学家通常设定的原子论视角下，个体行动者被描述成不考虑其他行动者的行为而独自决策和行动”(Knoke & Kuklinski, 1982: 9)。像期望理论这样的原子论思维在组织行为学领域的统治地位，已经导致了社会影响问题的长期被忽略。

忽视社会情境，不仅影响到经济学和心理学等更倾向于个体层次研究的社会学科，也影响到了诸如社会学这样的更注重结构面研究的学科（包括组织社会学在内）。长期以来，许多社会学家都在研究人群的分类(Wellman, 1988a: 15)。所谓分类，就是被认为共享某些特征。如“管理者”、“就业的成年人”、“宗教信徒”等。这些分类所指的不过是无关联的个体的集合。许多研究着眼于调查和分析某一分类（如“管理者”）中的个体，是否更可能被归到另一分类（如“高绩效者”）中。在组织层次的分析中，研究者会考察规模、权力集中度等特征，是否对一些重要结果指标（如市场份额等）具有预测力。但这些分析没有告诉我们行动者的社会圈结构是如何形成的，以及互动结构如何影响到结果。

正是基于对社会结构和互动研究之薄弱状况的认知，有关组织的社会网络研究，近年来有所增加。一些包含了对社会资本(Leenders & Gabbay, 1999)、网络联结(Andrews & Knoke, 1999; Grandori, 1999; Nohria & Eccles, 1992)的原创性研究和思考的学术文章，被编辑成有价值的论文集出版了。还有些专著在诸如结构洞(Burt, 1992)、求职网络(Granovetter, 1995)、企业间联盟(Nooteboom, 1999)等专题方面，将我们的知识层次提高了一大截。此外，还出版了一些有意义的关于网络方面的研究综述，其中有的集中在组织内部层次上(Flap et al., 1998; Krackhardt & Brass, 1994; Raider & Krackhardt, 2002)，也有的集中在组织层次(Gulati et al., 2002)和组织间层次上(Baker & Faulkner, 2002)。那些面向实业界的书籍，则提出了有关组织架构〔如 Helgesen (1995)〕和管理者关系构建〔如 Baker (1994, 2000)〕的建议。在操作性方法方面，有关书籍也有所增多〔如 Degenne & Forse (1999); Knoke & Kuklinski (1982); Schensul et al. (1999); Scott (2000); Wasserman & Faust (1994)〕。

既然已经有了这么多的文献，那么编写本书又有何意义呢？我们的目的是，给读者提供一本集成的手册，在介绍一些重要概念与基本方法

的同时，探讨目前存在争论的一些问题，以便将读者的注意力引向一些新的理论点，并对某些众所周知的假设提出强有力的批驳。本书针对所有那些希望以一种轻松而简明的方式掌握组织研究中的社会网络方法，并且特别关注目前受忽视的组织中个体间网络问题的读者。我们希望本书能给已熟悉网络分析法的读者带来一些新的见识，并激励那些有兴趣从事网络研究的人们走上探索之路。

在我们看来，对组织采取社会网络方法进行研究，其潜在的应用价值是非常巨大的。网络思考能说明的组织现象，覆盖面极广。从研究层次来说，可以从微观延伸到宏观；从论题来说，可以覆盖诸如组织认知、组织行为、组织理论和战略管理等领域通常探讨的种种问题。借助网络研究方法，我们可以对许多不同分析层次上的关系过程与结构进行考察。下面我们就分别针对各类的观察单元（个体、群体、组织等）及这些单元内部的各个分析层次，来详细论述网络研究的潜在应用范围。

对组织社会网络研究范围的探讨

个体观察层次

认知

对组织网络的认知，有着重要的意义。如果你的同事认为单位中某个重要人物是你的朋友，那他就很可能把你当作那种有成就的人。他们所认知的你与这位重要人物的友谊联结，成了你头顶上的光环。这里起作用的是他们感觉到你有这种友谊方面的联结——不管这种联结是否真实存在（Kilduff & Krackhardt, 1994）。组织中社会网络研究的最为有趣的领域之一，就是关于这种网络的认知。

这种认知来自何处？来自个体与他人在人际互动中所产生的学习效应。在互动过程中，人们学会了认识谁是自己的朋友，同时也学会了观察他人的互动关系。后者主要是观察谁与谁能友好地相处。这并不仅限于他们的朋友圈之内，还包括其朋友圈外的其他交往。有关网络学习的研究显示，个体通常预期网络关系遵循某种特定的规律。比如，人们预期在互有往来的两个人之间存在着友谊关系，而不会在一人对另一人的

单向的关系中存在友谊 (De Soto, 1960)。人们往往按这种关系方向的预期来不无偏见地推演其对组织中网络关系的认知 (Krackhardt and Kilduff, 1999)。

这样，每个个体都会对他们经常参与的组织机构或其他社会活动场所中的所有人员勾画出一张准确度不一的关系图谱。个体对某一社会网络的认知图谱 (cognitive map)，会因人而异。具体原因有很多。尽管目前对这些原因还没有形成充分的认识，但是其中至少包括：感知偏见的敏感度，学习认知社会网络的机会的差异，个体在组织中所处位置的不同，等等。一个人的认知准确度越高，在组织中的地位就越有利。比如，有研究显示，对组织中向谁征询建议的准确认知，会使这个人在其他人看来有很强的影响力。这一预见作用被认为是很显著的 (Krackhardt, 1990)。我们认为，从个体认知这一分析层次上就社会网络视角做进一步的研究，仍具有很大的空间。我们将在第 4 章中更详细地论述目前新兴的认知网络理论及其对组织分析的意义。

个体间关系

网络的存在不仅体现为组织成员头脑中的某种认知，而且还体现为相互作用的个体所达成并不断强化的结构性的约束与机会。人们在作出重大决策时，倾向于向网络中的其他人寻求帮助 (Kilduff, 1990)。而且，员工不单单与群体中和他在种族、性别等方面具有相同特质的人互动 (Ibarra, 1992)，更为重要的是，当组织群体中这类相同特质的成员所占的比例相对较低时，群体内部个体身份识别和友谊发展的可能性就会增大 (Mehra et al., 1998)。

既然人们常偏好于同那些与自己相似的人展开社会互动，就为某些能跨越群体边界而起架桥作用的人提供了机会。也就是，有些人由于其独特的网络联结，而成为组织中的媒介人，将原本不相联的个体或群体联结了起来，而该个体也因此获得诸多的利益，比如更快的晋升 (Podolny & Baron, 1997)。最新的一个研究领域是，不同个性类型的人倾向于采取什么方式来构建其独特的各种类型的网络联结（如跨越群体边界的联结）。我们将在第 4 章中概述社会结构中新出现的一种个性分析法，并探讨它与组织网络研究的相关性。个体间网络研究的潜在应用领域，包括权力、职务设计、激励和领导等这些传统的组织论题

(Krackhardt & Brass, 1994)。这些研究中有许多问题尚待深化。

二方关系、三方组和小集团

在二人或三人组成的单元中，对网络结构的研究有很大的潜力待挖掘。有些近期的研究用个体层次所收集的网络数据来考察特定类型的二人单元 [person unit, 或“二方关系”(dyad)] 在组织生活中的体现方式。其基本思想是，一对朋友，如果有共同的朋友（相对于没有共同朋友的情形），会发现自己的态度和行为更易受到约束。例如，斯泰西和凯在组织中的一些决策上存有分歧，并且已发展到相互斥责的地步。但如果他们有共同的朋友从中调解，他们受伤的感情就更容易得到修复。而斯泰西和凯之间的任何不和，也会损伤到两人各自与共同朋友的关系。这一研究动向表明，我们要对个体间二方关系发生的网络情境作出细致的考察（更详细的介绍参见 Krackhardt, 1998, 1999；Krackhardt & Kilduff, 2002）。

三人群体与二人群体有着很大的不同。在三人群体中，可能发生结盟、调停及其他一系列的社会过程 [参见 Fernandez & Gould (1994) 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三人群体 [通称为“三方组”(triads)] 一直被认为是非正式网络的基本成分 (Holland & Leinhardt, 1977)，但是在组织网络研究中长期处于被忽略的境地 [其转折参见近期 Krackhardt & Kilduff (1999) 的研究]。

类似地，小集团问题在组织研究中也一直被忽略（尽管在社会学中有悠久的研究传统）。所谓小集团 (clique)，是由彼此间相互互动，但与任何其他人都无共同联系的一群人所组成的群体。基于人口统计方面的共同特征而组成的小集团虽然存在，但在组织这一特殊环境中还是较少见的 (Mehra et al., 1998)。值得说明的是，有关小集团对属于其中的个体（就激励、工作绩效这些个体层次的问题而言）和组织运作（就知识的获取与扩散等组织层次的问题而言）的影响的研究，目前还处于相对稀少的状态。

业务单位观察层次

当组织扩展到一个异质的环境中（如一个不同的国家）后，可能建